

經濟



禍不單行 張文元

本期要目

經濟評壇	程仲
經濟漫畫(禍不單行)	張文元
經濟危機的嚴重化	周冠羣
祝福重慶	吳澤炎
漫談推敲	任鈞
住在重慶	張契渠
解甲榮歸無可歸	冷
昆明送來的豬糞	季荷
關於維尼的查太頓	耕
經濟信箱	
經濟拾零	
經濟曲線	

週刊

新二卷 第四期

(每逢星期日出版)

南京圖書局
NATIONAL GENERAL LIBRARY
CHINA

銷經總埠本刊本
社報派記開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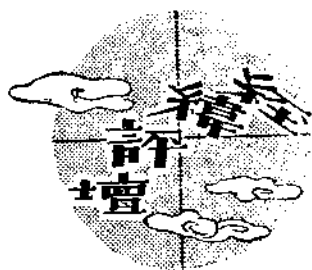
號四一弄一〇一路州溫海上

號二七〇六九：話電

售代有均攤報各局書各市本

處銷代埠外刊本

瀋陽	常熟	台灣	徐州	開封	貴陽	廣州	桂林	漢口	成都	重慶	北平	南京	南京	南京
朱叔和君	張志英君	趙清雲君	胡水波君	民權新聞社	文風書局	南光書店	河山書店	文風書局	自力書局	文風書局	大道報社	民衆出版公司	文風書局	大道報社
瀋陽春日町新報館	常熟南趙弄	大肚鄉四四二號	徐州崇文路二七號	開封自由路中段一一六號	貴陽中華中路	廣州漢民北路	桂林桂西路	漢口交通路	成都堂祠街	重慶中一路二〇〇號	北平東四南大街一七七號	南京中山東路二三四號	南京中山東路二四三號	南京太平路二九一號



大局轉變階段 注視今後發展

內戰擴大聲中，「政治談判」人人都知道，它只是點綴門面與諷卸罪責的「過門」。雖爲了虛誠期望和平的調人馬歇爾與司徒雷登兩位老人，南京枯坐，上山下山地跑了好幾回，究竟我們應該怪雙方政治領袖的忍心呢？抑是笑這兩位老人的愚蠢呢？

本月十日馬歇爾與司徒雷登發表了聯合聲明，說明了和平調解的難以成功。這纔把問題揭開了，這一舉，從以後接續的幾件事看，可能是國內大局劃期轉變的臨節。

馬司聯合聲明

指陳大局癥結

聯合聲明的內容，首先說明和平爲「全中國人民一致之願望」，又說「就經濟局勢而言，如欲避免不幸之崩潰，必須立謀政局之解決」。最後說到「雙方似難獲致解決之方法，如關於軍隊之重新部署與地方政府究應爲何性質」兩點，爲談判不能獲致協議之根本歧異。

接着馬司聯合聲明之後，蔣主席也於「八一三」發表文告，披肝瀝膽說明和談大局的癥結所在，是「停止衝突與恢復交通的辦法及整編國軍與統編共軍的方案不能實行」。七個月來共產黨割據的地盤正在一天天乘機擴大，他們的要求隨時增加，成議輒被推翻，軍事調處不受尊重，而破壞和平的行動有加無已。「政府被迫不能採取步驟，推進復員建設等工作，內內外外的困難一齊發作了。蔣主席也指出今後政府方針，將是主動地推行其一貫政策。如一，如期召開國大，二，遵守政協決議，三，擴大政府基礎

四，履行停止衝突原議，五，政治問題仍取政治解決方式，六，盡力掃除和平障礙，保障人民生命財產與安全。

蔣主席發文告

要求共黨披誠

這篇文告指出了政府的既定方針，同時也啓示着和談的僵局不難打開，戰爭也不難戡止，關鍵在於共產黨是否有誠意。所以又有人說和平反見有望了。

召開廬山會議

莫為拖的復活

在蔣主席文告之後，廬山會議之說，漸見具體化，蔣主席爲完成上述步驟，即獲得對憲法草案的同意見，擴大政府基礎等，擬定於本月廿五日召開廬山會議，被邀者有國內各大學校者，社會賢達，各黨派人士暨中共代表團等，會期一星期。從這會議，政府是不受阻撓地完成他既定方案。但中共方面似乎必須有一針對的行動，對國大及改組政府非認爲不徹底，即消極地不參加。對恢復交通等則堅持保留地方政權。對統編則視爲次要問題，於是所謂有轉機的局面，也僅能成爲一次變惡劣以後的再一次「拖」的開始而已。

中共又一計劃

提請國際仲裁

周恩來曾經向馬歇爾元帥表示中央將以國共糾紛提交聯合國安全理事會。這一舉在中共他們是做得出的事。

只要對中共有利，他們可以不擇一切手段的。提請國際仲裁的結果，自然是中共與國民政府位於對等地位的兩造了。雖然平日中共把政府作踐得十分可憐，但只要國際上能減弱一點對國民政府的信任，他仍是願意把國家地位降落到殖民地以後去嘗試的。但是中共不是想望有機會成功的，如果是想望要成功的，這種拙劣的手段還是不用爲妙。

國家事不能說

小學生入學難

「國家事，不能說」。我們今天深具此感，比如小學生去讀書識字吧！應該是政府負責推廣的事，然而從廣州到北平，從北平到上海，小學生被摒校外的事嚴重地發現着。

廣州師範學校校長的兒子，也沒有學校收留他讀書，上海有十五萬學齡兒童遭到失學的特遇。這恐怕不止是廣州北平與上海吧！這是「民主中國」的特產，大批的兒童沒書讀，政府却要提倡掃除文盲。

一切的钱用於打仗，用於畸形的所謂都市建設，用於龐大的政費，「教育」雖然有人說應居「第一」，但是讓它自生自滅的事實具在，政府何能解失職之咎？更何能担負一個國家進步與建設的責任？

強國同床異夢

和會牛步進行

巴黎和會，已歷第三星期，除了面紅耳赤地會爲了表決制閣過一陣以外，現在此東歐集團與西歐集團，總算在這次和會中明朗化了。這樣來結束戰爭，來奠立和平，豈非白日見鬼？

和會三週的成就是表決制的通過，和准許阿爾巴尼亞，墨西哥，巴西古巴埃及等列席手續問題，和約正式條款還未提及，牛步式之討論，已使各國代表意興闌散，九月中旬散會的希望已經渺茫，九月廿三日紐約的聯合國大會，勢將延緩，這個和會，大有拖到年底的希望，叫這些代表在巴黎過年。如此和會，爲什麼索然毫無興趣？原因所在，就是由於東西集團對立的日愈鮮明，強國之間，同床異夢，妥協與一致在今天是大大的不可能了。表決制的通過，是違反了蘇聯

的意旨的，這一舉，預料可能引起的後果是够麻煩的。因爲蘇聯這個國家不願受此委屈來和諧空氣的。

胡佛露骨表示

世界受蘇威脅

美前總統會於不久以前週遊世界調查糧荒之胡佛，近在鹽湖城發表談話，對蘇聯有極深極頑固的誤解，說：「蘇聯第五縱隊人員，正在全世界，醞釀紛亂，使蘇聯鞏固其地位，今日各國能獲自由者較前爲少，舉世惶惶，祇是恐懼與挫折，而非希望與信任。」他更肯定地說：「目前除蘇聯之外，世界各國，無不希望和平。」

胡佛是曾任總統的人物，他的話却没有政治家的術語，沒有外交的辭令，他說得如此露骨，他還把中國問題，也一道揭露了幕後真相，他說：「就余個人印象言，蘇聯從中阻撓，係欲爭取時間，以消滅一切非共產份子，俾鞏固及吸收其「鐵幕」後面與中國東北各地區。其在各國活動之第五縱隊，足以增紛亂，其餘部份現皆集中其恐懼於蘇聯，因而集中其怨恨。」這種議論，比之以「老頑固」號稱的邱吉爾，有過之無不及。

然而一句公道的話是「全世界

都在爲現狀的和平而努力的時候，蘇聯却還在爲了自己思想的擴展而努力。——一種鐵的事實是：戰爭的恐懼，仍籠罩於全世界。

蘇土糾紛再作

倫敦表示不耐

上週土耳其選舉以後，我們就預料着會有新的事端發生，果然，蘇聯以投炸彈的姿態向土耳其提出修改蒙特婁條約的要求，希望成立新國際條約，將韃靼尼爾海峽之行政權，置於黑海沿岸諸國之手，并由蘇土聯合防衛海峽。將十年前蒙特婁條約中土耳其武裝防衛海峽之權利取消。土耳其當局對於這事的反應，將是非常簡單明瞭，拒絕蘇聯對土耳其領土主權讓與。

倫敦方面，已經是西歐集團中比較最尖銳的領導，對韃靼尼爾海峽問題，首先發生了反應，英外交部公開發表示，將予以反對。倫敦的觀察家則認此爲戰爭結束以來最嚴重之外交衝突。認爲蘇聯欲控制海峽不是應許較大基礎之國際運輸，而爲獨霸的性質，如對多瑙河航權的要求，不免引起他國的懷疑云。

印度局勢突轉

尼赫魯組政府

據據據據的印度，這一週局勢

有重要發展。印督魏非爾於十二日

請國大黨主席尼赫魯組織過渡政府，尼赫魯已接受此邀請。這問題在堅持巴基斯坦主張的回教同盟意向如何？據傳在此事之前，國大黨會與回教同盟錫克少數民族及印度各邦表示親善，這樣看來，這一次的機會，或者可能是印度各級政治領袖合作的一個良好機會。但我們應顧慮的却是一個具有深遠殖民地歷史的民族，一旦以獨立自主的姿態出現時，免不了要經過一個痛苦的過渡時期的。我們爲印度的真正自由獨立打算，希望印度各政黨各宗派多多在團結上下功夫，這是印度的真正幸福之門。

國際和平脆弱

飛彈光臨瑞典

表面上的和平，已被巴黎和會不歡局勢與東歐與近東的緊張形勢，破壞了不少，使人們所開着的是恐懼與懷疑。最近瑞典上空更一再發現神秘飛彈。傳係(俄國V四)，美國長程轟炸專家杜立特將赴瑞典，勢將與怪彈有關。這是件奇怪而又不足爲奇的事情，我們設非癡癲，應該明白今日的和平就是炸彈四處飛掠下的安靜，如此而已。掠得遠就有和平，掠近了却只有死亡。(程竹)



經濟危機的嚴重化

周冠羣

纏綿病床的我國經濟，在勝利以後，本可立愈沉疴的，可是一切的機會都坐失了，不但沒有人去開藥方，甚至還在加緊找賊它，眼看這個病人就要厥倒了。作者以科學的分析，指出了病癥所在，同時也指出了責任究應誰屬的問題。

一、病勢在日漸沉重中

當勝利之初，纏綿病床的我國經濟本有立愈沉疴漸次康復的希望。是時也，一般人對這長期貧血症的經濟病，都作很樂觀的估計，不是嗎？眼巴巴地盼到勝利了！勝利以後的遠景又那麼光輝，熬煎了八年痛苦的產業界，難道不該有一欣欣向榮的發展機會？長期壓榨下的經濟負累，難道不該獲得一微微舒展的喘息階段？戰爭和災亂所耗竭了的國民經濟生活，難道不該稍稍服用補劑，而多少提高或改善？然而會幾何時，工業恐慌的浪潮便捲沒了產業家新生的希望，這洶湧可怖的排浪從八年來苦撐的抗戰根據地，延伸到廣大的光復區，像黑死病和虎列拉的病勢，把死亡的恐怖迅速地傳給全國，每一個角落的工業界，滅產！停閉失業！罷工！更好似病魔揮動着無情的鞭子，把

產業家失業工人都驅向飢餓與毀滅

的深淵。另一方面，國內不斷的軍事武裝衝突，阻礙了農村與都市間經濟交流的脈絡，物價昂貴，工資高昂，扼殺了產業家進行生產的一線生機，而大量貶值和走私的舶來貨，正以排山倒海的浩蕩聲勢，撲向民族產業界唯一的輸血管——國內市場，再綜觀整個的經濟趨勢，國家財政由於戰時經濟形態依然存在而無法開源節流以平衡開支，龐大的軍費支出，內亂的深鉅破壞，祇有更加惡性通貨膨脹的惡化程度，金融上則戰時的畸形發展，變本加厲，瘋狂的投機助長着商業資本的逆流，一部份基礎較弱的行莊，一旦扭受不住風險時，便也捲沒在驚濤駭浪般投機風暴中，釀成投機性的金融恐慌，因而牽累了一部份產業界遭受資金緊縮的意外打擊。反顧農村經濟呢？則全國大部份

城市與鄉村遭受過敵偽蹂躪榨取，瘡痍滿目，支離破碎，診治與恢復

元氣的工作正感不見着手，而勝利後戰亂與貪污兩條毒蛇，鉗形般爭相侵噬，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我國農村經濟，早已是精竭髓盡，奄奄一息了！然而真正是肉食者鄙，對於這樣日漸沉重的經濟危症都漠視無睹嗎？倒也未必盡然，可惜是當局的許多打算，都已為官僚資本買辦資本腐蝕而變了質。戰亂不止的國內政局，更阻撓了良藥良方的施行療治。因此，我們所能見到的財政措施，似已近於祇知聚斂；而無視民瘼，專恃竭澤而漁的租稅政策，與飲鳩止渴的通貨政策，去養癰遺患。尤其極是民窮而國庫也一貧若洗。我們所能見到的經濟措施，則對內是助富為虐，與民爭利的經營統制，對外則是門戶洞開俯仰隨人的入超貿易。其結果招致了國內

生產急遽萎縮，國民經濟生活窮蹙危殆，如果聽任其繼續發展，則如何能適應此世界經濟形勢瞬息萬變

的非常環境，如何能解救當前病入膏肓的經濟危機。當然，假使不剷除官僚資本和買辦資本交相作祟的惡瘡毒瘤，假使不澄清戰亂與貪污殘民以逞的深沉病癥，則任何優良的方藥藥石，也診治不了日漸危殆的經濟危症。不過，果能認清病症的真面目，進而探求其滋長病變的癥結所在，對症下藥地防止病菌的蔓延，至少可以便整個民族產業界不至立即崩潰而危及全部國民經濟生活的持續與改進。

二、經濟病是怎樣沉重起來的

當前經濟病的轉趨嚴重，當然是由於多種複雜的病因，不過一個最基本的病象，便是抗戰勝利結束了，無論是國家經濟與國民經濟，顯然並未隨着勝利的到臨而轉趨其運行的方向，戰時經濟病態依然持續，且更因復員的鉅大消耗而變本加厲，和平經濟基礎毫無建立的跡象，這現象，十足表現國內戰亂是致經濟致命的主要病癥。其次則經濟政策的漫無計劃，對外貿易的舉措失當，商業資本的惡性膨脹等也是加重病勢的腐蝕細菌。這裏，我們且應用解剖病理的醫療技術，把

這些病癥一加以分析：

(一)國內戰亂的持續與擴大必然地予經濟以嚴重的壓迫和殘害，就國家經濟言，戰亂使龐大的軍隊數額不能適應整軍的要求，而放手減削，軍費的支出仍然佔國家財政支出上絕大的比率，這龐大的支出無法緊縮，自然要使國家財政收支遠不能平衡。唯一彌補財政赤字的方法，祇有靠無限制的發行紙幣，僅以本年前五個月說，財政的支出便已達一萬五千餘億，收支差額竟達一萬二千五百餘億全部都以紙幣發行填補了事，這後七個月的支出當然不會遜色，不敷的差額還不是要靠紙幣發行？這種通貨膨脹的速度是如此的驚人！其次戰亂破壞了全國的安定秩序，使經濟建設在許多區域內都無法進行，加以稅源因截留與支解而異常短絀，外資亦因缺乏安定的因素裹足不來，同時生產停頓，交通阻礙，更促使物價無止境的上漲，轉增政府在財政上的負擔，這樣，赤字財政與通貨膨脹一張一弛地交相為病，必然要促成財政的崩潰而招致國家經濟的大恐慌。就國民經濟言，由於戰亂，國內廣大農村在干戈的擾攘下破產了，大部城市也都由於鄉村物資與都市物資的阻絕而窒息癱瘓，災荒更伴隨着戰爭的破壞而迅速地蔓延擴大，一般人民的生活水準早已降低到狗彘不如，其唯一的命運是飢饉與死亡，更由於戰亂的影響，國內一切生產事業或交通設備，不是燬於無情的破壞，便是無法進行復員，生

產停頓的結果，一面是生產力急遽萎縮，物資愈趨匱乏，投機屯積大事猖獗，物價無法穩定，一面則是事業機構緊縮，大批失業者徘徊街頭，扼殺了有助於經濟建設的工業勞動力，由此可見國內戰亂是何等猛烈的經濟病菌。

(二)經濟建設的漫無計劃表現在：

1. 接收工作凌亂——接收後的工業設備，不是因為被盜賣或拆散而無法恢復生產力，便是由於出清方式的遲遲不決而長期停頓。

2. 復員失却意義——復員之初，當局對於復員的觀念，便已顯得錯誤，總認為復員便是還原或復舊，於是工業的復員僅集注目於戰前幾個畸形發展的都市，八年來抗戰所倚托的大後方工業亦非緊隨着復員的信號而立遭摧折。東南東北各區也並未蒙使復員的恩賜劫後重蘇，相反的是這些劫後餘生的大小工業輾轉呻吟於接收失策，外貨傾銷兩重枷鎖之下，復員徒成少數官僚資本控制國家經濟命脈的幌子。

3. 建設步調舉棋莫定——當戰後經濟建設形態是自由經濟抑是計劃經濟的議論紛紜未定，勝利便已突然到臨，惟其勝利得太突然，一切都顯得慌亂失措，尤其是經濟建設，更顯得步調凌亂無次，程序輕重倒置，論調營則徒增國家財政負擔，甘冒與民爭利的大不韙，對民營則缺少扶助指導，坐視其恐慌崩潰，如何不使經濟病為之加劇。

(三)對外貿易的失策表現在：
1. 貿易政策激進激尾的失敗——原為促進生產工具進口而採行的穩定匯價放寬進口限制的貿易政策完全為外商與買辦資本所利用以大量輸入美貨，美製非必需品尤其是奢侈品充斥市場，而與經濟建設有關的機械等生產工具，倒反而微不足道，譬如本年四月份的進口總值達八百餘億元，而機械工具的進口價值約為十三億元，僅佔進口總值的百分之六，再看這種不合理的貿易進行下，入超的數額與趨勢實在駭人聽聞，本年元月份入超三百四十七億元，二月份入超一百一十億元，三月份躍昇為三百九十餘億元；四月份竟高達七百七十餘億元，這個入超數字，不過是通過海關的有形的進口，實際上漏稅走私，軍艦夾帶以進口的舶來貨，為數當不在小，這一貿易的漏卮是何等的可怕。

2. 關稅自主徒具形式——當平等新約訂立之初，全國人民莫不欣然相告今後可以掙脫關稅不自主與治外法權兩重國家死亡的鎖鍊，然而會幾何時，形同泛濫的外貨便已毫無阻力地沖破微弱的關稅堤防，而瀾漫整個的國內市場，原因是進口稅率為了敦睦邦交不便提高，非必需品的進口也因事關情面，未便嚴禁，海關的管理，更藉口國中無材而藉重外貨，這種換湯不換藥的關稅自主，如何能對惡性入超的對外貿易實施最低限度的保護，又如何不使民族工業呻吟毀滅於外貨傾銷的巨靈掌下？

3. 無力制止走私的猖獗——儘管關稅率已訂得如其低，然而一般貪求無厭之徒，仍然填不滿慾壑，而不斷演着各種翻陳出新的走私活動，其勢之浩大，殊不減於戰前日本在華北所精彩表演的一套。請看今日之域中，南起北海瓊島，北迄津沽秦島，進數千里的海岸線上，無處不佈滿走私商人的足跡，無數武裝船艇，或利用各種特權，從容進出各貿易口岸，或利用黑夜及偽裝，間關暗渡，或竟公開的由外國軍艦上水手夾帶，祇要一看市場上滿標滿架盡是漏稅外貨，肩販地攤充滿廉價舶來品，走私者的神通，便不能不叫你嘆為觀止。

(四)商業資本的逆流——商業資本的逆流飛躍地膨脹的結果，一面是剝蝕了有助經濟建設的產業資本，扼住民族工業發展的咽喉，一面助長了外貨推銷的聲威，進行瓦解國民經濟的命脈，至於造成這種逆流的因素，我們可以歸結於戰時商業資本的累積並未遭受有力的租稅政策加以合理的節制，財產稅以有礙官僚資本的積蓄而未能舉辦，過份利得稅和遺產稅亦以執行的技術不良而形同虛設，且龐大的累積資本並未因勝利而獲得正當的出路，仍然承接戰時投機囤積的餘積，匯流於商業資本的逆流裏，就是少數工業資本或從事出口貿易的資本，也因憤憤於商業資本的優厚利潤，逐漸從生產的領域中游離，壯大了買辦式商業資本膨脹的陣容，而且商業資本在膨脹的過程中，與在抗戰血戰中生長起來的官僚資本進行着密切的勾結，担任起外貨輸入義務買辦的使命，而加速國民經濟總崩潰的旋律。



祝福重慶

吳澤炎

作者最近將由重慶東返。這是一篇文章，假使出諸要人名士之手，當題名為「告別四川」之類。但現在，作者祇是以一個「曾叨四川之惠」者的資格，淡淡地，平心靜氣地寫一段紀念文章而已。

到重慶已近三年。三年不能算長，也不能算短了。在臨別的前夕，自然免不了有一番惘然之感。

大體說中國人是一個比較安土重遷的民族。譬如說，在這次同行的旅客中，有一位原籍上海的老太太，已經有七十多歲了。行前，多少人勸她，以她的高年，不如在渝再多等一些時，俟交通情形稍好轉後，可以舒舒服服的回去，省得現在像沙丁魚一樣擠在一隻小木船上，有日曬夜露之苦，冒風濤匪疫之險。她的答覆是：就要死也要死在家裏！這種強烈的鄉土感，在年青的一代中，似乎也同樣顯著，並沒有比他們的上一代減色多少。

鄉土之愛是人人所共有的，雖即程度上大有不同，但對於異地的觀感，就不然了。有一種人是到一處愛一處的，宋朝的蘇東坡是一個典型的例證。他自己是生在峨嵋天下秀附近的四川眉山人，以後落職貶官，到過杭州惠州甚至當時跡近

蠻荒的儋州，每到一地總是詩酒留連，對風景民俗，總是讚美不置，至今凡是他曾留過的地方，幾乎無不都留有東坡居士的遺跡。還有一種人剛巧相反，在他們是連月亮都是家鄉的明的。他們的態度，是吹毛求疵，肉裏撿骨頭的態度。平情而論，無論從自然從物產從人物而言，重慶在國內是不可多得之地了，然而所有的優點，在這種人的心目中都似乎不存在的，他們只看聽只說壞的特色。而所謂壞的特色，又往往是出於個人的經驗，比較極端的例證。從獨特的例證，更演成爲概括的推論，由姑妄言之開始的，一而再再而三的連續傳述，於是彷彿便成爲無可懷疑的真理了。

重慶以至於四川之有黑暗的一面，自然是很顯而易知的事。但是誰有撿起石頭來扔的資格呢？一般的說，四川人的弱點，也正就是一般國人的弱點，而弱點的根底都可以推源到窮。四川雖是物產富饒而

人口繁盛的一省，但在落後的農業經濟之下，生之者寡而食之者亦衆，再加上與民生理想恰好相反各種政治社會等條件，所以一般的生活水準，低得可憫。在四川，也正如全國任何一省一樣，生活正是一種血肉淋漓的掙扎！有一次，在我住的地方的門口，一位山東口音的游擊苦力，和一位本地的苦力爲爭挑一件行李大起衝突，那位本地苦力說這一帶地方是他的地段，而那位山東人則說，他已經半天沒有吃飯了，本地苦力馬上反唇相譏，『你有得飯吃，老子連稀飯都吃不成了』。這是一句應該讓那批食肉先生們在燈紅酒綠之下多聽聽的話！這

個吃粥吃飯的問題不得解決，即使共產黨消滅了，還是會出亂子的。說四川人心澆薄，唯利是圖，這是在重慶三年中最常聽見的一句話。但請問全國那一省人是不爭奪爲利的；在生存競爭如此激烈的情況之下，舍己爲羣和慷慨大度，

還能期望於每一個人？而且往往很有趣的，越是那批靠了國難由白丁變爲巨富的『下江人』，越喜歡肆無忌憚的指摘這個不好，批評那個不好。重慶的房東，一向是被視爲最心狠手辣的，他們抬高房租，要頂費，要一季一付，以及其他種種。好了，戰事勝利，復員還鄉，可是別省房東的面孔，和重慶房東的面孔，並沒有異樣，論心狠手辣，重慶的房東還要自愧不如哩。在南京上海，房租是要講金條的，房租是要半年一年一付的，到了那時，許多曾經痛罵過重慶房東黑心的人，也許觀感要大變了。

在我，對於託庇了曾經三年的重慶和四川，是充滿着感激之感的。四川的一般老百姓，也同全國所有的老百姓一樣的可愛；那強硬的生存意志，在最惡劣的生存條件之下，默默地勤懇艱苦地工作，養男育女，步步前進。一切的弱點：愚昧，因生存競爭劇烈而造成的殘酷，傾軋，自私，無論四川或其他省份，都起於一個原因：極度的貧窮。一個物產富饒廣土衆民的省份，爲什麼絕大多數的老百姓，始終世代的在飢寒線上掙扎，究竟是誰的錯處呢？

在離別重慶，也就是離別四川的前夕，自有一種與離鄉別井不同的離緒。從遠景看來，四川也如同全國一樣，自有光明的前途，但這是一條多艱苦的長途，我願以會叨四川大地之惠的資格，爲重慶爲四川祝福。

慶重在住



渠契張

神慶重在牠時戰，鬧熱湊愛也「荒房」
 。了威揚武耀來海上到又後利勝，現活氣
 是說以可也，「住」之慶重的述記種這
 戰密秘種這惜可，史戰密秘的「荒房」伏制
 。耳海上於用適必未術

在上海，處於房東們的金條政策之下，回想起重慶的房東，真是太可愛了！不單可愛，而且覺得對他們不勝歉疚之至。不過在當時，怨恨重慶房東的程度，憑良心說，並不亞於今日的海房東。

在重慶的最後兩年，一個公務員，每月新津合在一起至多五六萬，房租倒佔了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一。政府規定每年至多加租兩次，每次不得超過原價一倍，然而事實上三個月一加，一加至少兩倍。化四五萬元，借人家的土地，用毛竹爲



漫

談

推

敲

任鈞

據說，寫新詩是最容易的事情，於是，許多人都開始寫起來了；於是，新詩便充塞於文壇；於是，便有人喊出了「詩壇的豐災」。

我以爲新詩的確很容易寫，假如你不問寫出來的是不是「詩」，祇是分行排列起來，嵌上一兩個美麗的詞藻，押上一些韻腳，便算「功德圓滿」，「傑作完成」的話。

詩，究竟是寫出來的呢？還是做出來的呢？如果我碰到這樣的試題，我打算在考卷上寫下如下的答案：「不是勉強做出來的，也不是隨便寫下來的；而是用心地，認真地，推敲出來的。」

上述這些話，是筆者在一篇題爲「詩散談」的關於詩歌的零星雜感裏面的兩小段文字。

雖然這已經是一年多以前所講的話，但我却到現在還依舊是作如是想。

顯然地，對於這些話，——尤其是對於推敲這一點，是不見得能够使詩作者們都一律表示同意的——不，也許竟是大部份人都未便同意呢！他們之所以不能表示同意的理由，大家不外如此，假如我沒有猜錯的話：——

「詩，乃是天才和靈感的產物呀！興之所至，揮酒即成！還用得着推敲嗎？再說，寫一首詩，如果要「用心地，認真地推敲」一番，那不但證明作者缺乏才能，而且也可以斷定，被寫出來的一定是一首壞詩！」

筆者既乏天才，自不敢「以「庸人」之心度「天才」之腹」。無已，如今且請一位業已被全世界寫詩和讀詩的人們公認爲天才詩人的馬耶可夫斯基先生來發表一些意見吧。

在「我怎樣寫作」那篇文章裏面，馬耶可夫斯基曾說過如下的幾句話：

「作詩的人須養成一種推敲字句的習慣。這種習慣完全

是屬於個人的，而且要長年不斷的工才才能够養成。它包括音節，韻律，頭韻，想像，編排，風格，情節，詩尾，標題，佈局等等。」

「當你在刻意搜求韻腳而又沒有找到時，生活是見苦到極點。你說話，可是你不知道些什麼，你吃東西，可是你不知道吃什麼。又因你刻意搜求着韻腳，你晚上不會入睡。」此外，他還現身說法，舉出過兩個例子。

第一個是敘述他寫紀念葉賽寧逝世的一首詩的經過：——
 「我起首是選詞：

敬瞭渺，你到別一個世界去了，
 你永不復返地到別個世界去了，
 葉賽寧，你到別一個世界去了。

這幾行中，那行最好呢？都是廢話。爲什麼呢？

柱，稻草為頂，竹夾牆，泥巴地，蓋三間草屋，租給人家，論季收租。(一季不是三個月，却是四個月，所以一年祇有三季。)尚未進屋，先付兩季。不到一年，老本早就撈回了。至於一年之內是否被大風吹倒，大雨淋塌，山洪沖去，或被日本飛機炸毀，房東可管不着。這類房子，其名為細繩房子。因為樑柱之間沒有一隻鐵釘，都是用竹絲網縛而成。牆頭實際是竹籬，外面塗了一層泥，刷上些石灰水。力氣小一點的人，也不過一掌之力可以將他打個大窟窿。被大風刮倒的事實，更時有所聞，決非過甚之詞。

這類屋子，大都是租給公務員住的宿舍，或者有辦法的中等公務員自建公館。說起來，後方的公務員在「住」的方面確也够苦的了！不過實際上除了要人中的少數和若干有基礎的大老闆之外，其餘新貴之人，暴發之戶，所建的新屋大廈，雖美其名曰「某處」「某莊」或「某某大樓」「某某大廈」，外面看起來頗像鋼骨水泥的洋房，實際內容還是屬於細繩之類。牆上的水泥，一碰即落，裏面的原形便顯出來了。一陣大雨，漂亮的泥幔頂便浸出了好幾個水漬，再過些，一大塊紙筋掉下來了。馬家寺的中央訓練團第四大隊的新建大禮堂，便在一陣暴雨之中傾塌下來的，原來那些偉大工程，也不過泥頂土牆而已。

前年，有一個晚上，忽然天色

因為：第一行因用「歌歐莎」(註：歌歐莎為俄語中親熱的稱呼)一詞的緣故是虛偽的。我從來沒有那末親愛地稱呼過葉賽寧，這三個字就是現在也不許用了，因為它們本身定要引起一大批的其他的虛偽的，對我個人和我們的關係不適用詞兒來，「您」「親愛的」「老哥」等。

第二行也不好，因為「永不復返地」一詞，在本行裏是不必要的，是偶然的，只是為了韻律才用入它的；它不但沒有幫助，沒有說明什麼，而且是障礙。事實上，這「永不復返」是什麼意思呢！難道某人可以死而「復返」嗎？難道死了而可定期返回嗎？

第三行却太嚴重，也是不適用的。為什麼這種嚴重不適用呢？因為它可以令人說，我是信仰福音經上輪迴說的。我是沒有那種信仰的，這是第一；第二，這種嚴重，只是使詩成了送葬的哀悼的，而無偏愛，徒使對象模糊起來，所以，我加入了「據說」一詞：

據說你到別一個世界去了。
這便成了這樣：「據說」兩字，並非正面的嘲諷，而僅略略的減低了詩的多情，同時並消除了任何

懷疑，說作者是信仰輪迴話的。
第二個是：——

「有一回，我為着要最恰當的表現一個孤獨的男子對一個所愛的女人的情愛，我化了兩天的沈思：他是怎樣的關心她呢，他是怎樣地愛她呢？第三夜，我感到頭痛，什麼也沒有發見就上床睡了。可是在午夜時候，一個最恰切的表現終於想到了：——

I shall guard and I sh
all love
Your body
As a soldier
Mutilated by War.
——of no use to anybody
guards
His remaining leg

(我要守護我要愛惜
你的身體
正如一個給戰爭
——對什麼人都沒有用
處的——
弄殘廢了的兵士
守護着
他剩下的一條腿)

我昏迷的跳下床來，在黑暗中，用一根燒過的大柴枝，把「一條腿」三個字寫在一個紙烟匣上之後

，就甜盞的入癡了。隔天起來，我化費了三個鐘頭去追憶：這一條腿究竟指的是什麼！幹嗎把這三個字寫在紙烟匣上？」

馬耶可夫斯基所說的話和所舉的例子，對於詩作者，是很可以參考，而富於教訓意義的。從這裏，我們至少可以明瞭如下的幾點：

第一，馬耶可夫斯基本人雖然毫無疑義地是一位天才詩人；但始終沒有給自己的才能和名望所迷醉，而趾高氣揚，不求進步；反之，仍是異常虛心，絲毫不肯苟且。

第二，馬耶可夫斯基在詩創作分野裏面之所以能有如此輝煌的成就，一方面，固然是由於他的獨特的天才，而在另一方面，則他的嚴肅的創作態度，和認真的工作精神，顯然也不失為一種重要因素。高爾基說：「才能是從對於工作的熱情中成長起來的。極端地說來，甚至可以說：所謂「才能」，本質上不過是對於工作，對於工作過程的一種「愛」而已。」這話，就在馬耶可夫斯基身上也可以得到充分的證明。

第三，正如大家所曉得的一般；我國古人作詩是頗有注重推敲的。伊推月下門和伊敲月下門，一夜吟哦髮日滿頭白髮，為了一個字的

大變，狂風倏至，結果，被搗去屋頂的不計其數，滑翔機總會新建的兩排宿舍，尚未驗收，竟被連根吹去，無影無蹤。我有一位同鄉，在重慶產院當醫生，被三層樓倒下來，壓在樓梯之下，竟然嗚呼哀哉！

越是新蓋的屋子，越經不起風吹雨打。倒是飽經憂患，在大轟炸之下倖存的老房子，反而受得了摧殘。即如我在重慶住的那座危樓，在五年前已被敵人炸去了一半，好像一個面頰受傷門齒脫落的榮譽軍人，兀立在半山腰裏，看去似乎不消一聲雷震便會頹然傾圮的，然而因為牆是磚砌的緣故，竟比附近任何屋子堅強。後來，房東為加租不遂，硬說這屋子危險，串通了工務局，派人來行拆除，把三樓和屋頂全拆去了，意思想等天雨的時候，讓雨水灌進來使我們住在二樓的住不下去。安知那座屋子造的時候太認真了！樓板既厚，泥慢又堅。一二場小雨，下在三層樓的樓板上，竟點滴沒有漏下來。而我們二樓的住客，也就此奮鬥到底，終始堅守不搬，在這無頂之屋中，又住了一整年，直到抗戰勝利，才自動撤退。而這一整年中，便連房租也一文不付了。在當時，認為房東可惡，不付租金給他，是他自取其咎。然而現在想來，未免把他治得太慘了！天報應，罰我們回到上海之後，雖愿以全部收入三分之一付房租也租不到像重慶那樣的危樓。房東再也不必串通工務局，政府根本連理都懶得理了！

斟酌而檢斷了幾根鬚鬚……等等的故事，以及「語不驚人死不休」之類的警句，都很可以表現那種一字不苟，刻意求工的精神。如今，跟馬耶可夫斯基自身的故事對照起來看，就不難曉得：地無分中外，時不論古今，凡是忠於自己的藝術的作家（詩人），都莫不是用全副的精力去對付，去完成自己的作品的。

不過，在這裏，應該特別加以強調的，便是：所謂「推敲」，自然不是「咬文嚼字」的同義語；換句話說，就是「推敲」的對象，應該是寫詩的整個過程，——從主題、題材的選擇，決定，直到表現和描寫的技巧——而決不限於，也絕對不應限於字句的選擇和斟酌。這祇要看馬耶可夫斯基所舉的例子，也就很可以瞭然了。

說到這個地方，也許讀者諸君不免有意外之感了：這樣看來，寫詩並不是一件安逸的事情，而是相當難弄的呀！

可不是嗎？——其實何止寫詩不見得安逸，就是寫旁的東西也無一不是一件嘔盡心血的「苦差事」呀！

巴爾扎克不是曾經說過嗎——「不息的勞作之為藝術的法則，正如它之為生存的法則一樣。」

所以，偉大的戲劇家，真正的詩人，都不期待訂購，也不期待着收集商：他們今日在工作，明日在工作，永久的在工作，從此便養成一種勞動習慣，亦即不斷的與困難奮鬥。

哥德也說：

「人們常常以為我是個特別的幸福兒，我也用不着去哭訴和非難我一生。但是老實的講，我的一生無非是勞動與工作而已。」

蘇聯著名的革命詩人白德宜也把寫作勞動看作「苦重的，黑暗的，緊張而頑強的，不斷的勞動，」他會諷刺那些把藝術工作認為輕巧事體的人們說：

誰若喧嚷地追求空頭的榮華，

誰若裝腔作勢夜郎自大，

在傲慢的宣言裏放些屁話，

而成日的，

成日的，

成日的，

不事閱讀，

那就誰不知肉麻。

因為從決心獻身於藝術工作的最初一剎那間起，便沒有存半點偷懶取巧之念，所以，托爾斯泰不惜化費了十多年的功夫去寫「哥薩克」，不惜把世界第一大長篇的「戰爭與和平」改了又改，結果竟改了七次之多。岡查洛夫也把「奧布莫洛夫」寫了十年之久，而自謂：「我的寫「奧布莫洛夫」猶如鬥牛一樣。」柴霍夫到底是個醫生出身，

三句不離本行，主張：「稿子要讓它躺下醫治。」魯迅也會屢次勸人不要忙於發表，最好把寫好的稿子擺在抽屜裏頭，捆一些時候，慢慢地加以修改，直到自己認為滿意為止。

就光是以詩人來說吧。——但丁的「神曲」和歌德的「浮士德」都幾乎寫了整整一生。普希金的「奧尼金」也寫了十多年。雷芝托夫寫詩時更是一行都不肯苟且，寫一行往往要改好幾次。我們有些自命為「天才詩人」的，一天就能寫上百行千行，一兩個禮拜中間就能寫一本厚厚的詩集出來。這，跟他們一比，真不免使人覺得他們未免太「遲鈍」，太「不行」了！然而，彼此的成功和失敗的關鍵，顯然地，也就在這兒！

記得在上面曾經引用過的馬耶可夫斯基的「我怎樣寫作」一文的，最後一段的最後一節，很有意思，而且還可以借用過來，作為本文的結束。現在就把它照抄在下面吧：

「我想由我上面所舉的那些例子，也就證明詩這東西，是世界上最困難的範疇——現實的範疇，中之一吧。對於詩的態度呢，我們亦應如巴斯特納克在下面這首不朽的四行詩裏對那婦人所表現的態度一樣。那首詩是這麼寫的：

從那天起，由你的頭到你

的脚，

我捨不得你，把你記在心裏，

猶如鄉下的戲伶對着莎士比亞的劇本，

我在城裏攜帶着你，背誦

着你。



解甲榮歸無可歸

冷晨

這是一個榮譽軍人述說他在被敵人俘虜以後至勝利來臨時安然歸來的故事，其中可以見到敵人慘無人道的暴行，也可見到我們榮軍的不屈不撓的精神，不過據他說：在勝利後的現在，已失業無依，弄得無家可歸了。

我就是這裏人（重慶通遠門附近），在民國二十六年九月間，隨着一個補充團出門去打鬼子。到三十年五月裏的有一天，我在山西一個小鎮上被鬼子俘虜了去。那一天，戰火打得真急，敵人的大砲和機槍的子彈到處落，簡直就像有人在半天裏發子。到天黑的時候，我們那隊人一個個地幾乎要倒完了，就是不死也都受了傷。終于，敵人包圍了籠來；就這樣，我便帶着這條驚悸腿（受傷了的腿子）被他們俘了去。

他們把我們裝在一些鐵皮箱箱（火車）裏，拖着到處跑。從山西開出娘子關，經過北平轉到了吉林的邊邊才住腳。

那個鐵皮箱箱可並不大，但是鬼子硬要把它裝上百來多的人。況且屎尿都在裏頭，四面也沒得一扇窗，估到悶，就這樣，在半路上不知道死了多少人；死了的鬼子

只叫人把他往車下一摔就完事了。

在沒有到吉林邊邊之前，鬼子曾經叫我們在一個城裏修過馬路。規定每一個人一天要修十六米達長

，五米達寬的地面。氣力不夠的硬是做不完，只有趕夜工。可是鬼子的看守兵真可惡，他說：別人都收工了，你不收，害得他要守夜。於是皮鞭槍托不住的往你頭上落。另外我們還被押着去挖過戰壕，築過碉堡，修過營房等等。

收工之後，他們便把我們趕到一個電網圍圍頭去，散給你碗把的高梁糊糊吃。吃糊糊的時候，十有五次多是味子菜也沒得的，那是淡的呀，哽住不要嚥。

這些已經够你受的了，可是他們有時候還要來抽你的血哪，譬如若有一批鬼子調到這裏來休息，那我們就要被抽血了。我們的人，十有九都是乾癟癟的，一次要抽去二百CC，那嘴個吃得消，所以一抽

就只有倒下來，而且這之後往往總要三四天都起不了身，躺着動也動不得，跟死人一模一樣。若是就此死掉，那就活該！

這還不算，你若得罪了鬼子，譬如不向他們好好行九十度鞠躬禮，或者是根本看你不順眼，往往就是一刀刺來，要不然就叫警犬來咬死你，他們則站在道旁看着要。噫，真他媽的不叫人！

你若還沒有完全被刺死或者是咬死，他們都不管，就同那病倒下來的時候，拿一坑坑把你埋掉。所謂埋，也不過是在坑坑頂上澆上一點點泥巴就是了。過幾天，狗便來鑽坑坑，拖得到處都是腦壳，脚桿……。

冬天築工事頂苦，你想吧，土地凍得同石頭一樣硬。氣哈出口，一吓吓兒，鬍鬚便會被結上了一片白；一抹，冰硝便「噉噉」地往下掉。那個地點真叫冷！

若是因此凍死在那裏，那才沒有人來理你呢！就讓你凍得硬邦邦地丟在那裏。我還記得我們初去的時候，有千多人，回來的時候，只有三百來個人了。凍死的人可着實不少呀！

常常吃不飽，便得挨餓，但餓起來該是多難受，所以有許多人就橫了心，因為餓着活受罪倒不如被打死了還來得痛快些。於是便有人想辦法去偷鬼子的牛奶，罐頭來吃。有一次，有一個同伴抱着一件

大衣出去偷了，我們很為他提心吊胆。但他終於回了來，並且大衣裏還裹着個箱箱。我們都以為它是牛奶，便急急地把它打開來。那知道大失所望，裏面裝的是汽油。真把我們弄得哭笑不得，把它一埋了事。但也有幾次是真的偷着了。

若是要因此而被鬼子們抓到了，那才慘！他們把他全身衣服剝光，然後把他綁在樹上，讓他活活的凍死。我們若從那裏走過，真是頭都也不敢抬，眼淚便會直流直流的淌不完。

當有一次我們被調到林虎山去修碉堡的時候，曾經逃過些人，那很滑稽——有一次，有三個同伙等看守的鬼子一個轉身的時候，便拼命地往山脚跑去，鬼子知道了，立

刻向下一「砰」的打了一槍。但是山底下却是蘇聯國的哨兵，他們聽到了便立刻一「砰！砰！砰！」的還了三槍。鬼子嚇慌了，我們也嚇慌了，以為是他們要接火了，便只有立刻各自臥倒下來。結果鬼子只好讓他們三個人就此逃走了事。

因此，往山下逃的人便天天有，鬼子一看勢頭不對，只好又把我們從那裏調走。

這樣着到處做了三年的苦工，又把我們調到了塘沽的一個晒魚公去做下力。那個時候天已經很熱，許多身體不好的人，便常常在太陽底下被晒得昏天黑地地倒下來，可是鬼子還硬說你是裝，一皮鞭一皮鞭揪着要暈倒的人起來！慘！慘！慘！……

不過在那裏，我們靠着屋外頭自己的幫忙，也曾逃脫過些。他們是裏裏外外偷着挖地道才逃走的。可是躺在那間屋頭的那二個病人，因為逃不動，而這些被日本鬼子開了刀！

三十四年，我們又被調到了北平的「清華園俘虜收容所」去。在那裏不久聽說日本已經投降了。一個鬼子便跑來把我如是的訓了一通：「現在天皇已經來了命令，說我們大家都是黃種人，叫我們不要

互相殘殺，應當要和平相處，所以我們不打了。可是要知道，你們可並沒有打勝，回去後要和平，好好找生活。要是天皇沒有命令，我們即使剩一兵一卒也都要拼下去的。」

我們很高興，我們不再是俘虜了，我們將是百戰有功的將士，我們將可以光榮地各自回去。地方上的各機關法團也都先後地來慰勞我們。放影戲給我們看，送東西給我們用。甚至於連一些漢奸的大腦壳，也都來歡迎我們了。

但是我們仍然盼望着中央，希望中央快點到來。終於中央來了，由X X戰區區長官部把我們接收了過去。等到今年三月初頭上，又下道散令說要把我們送回家鄉去。

可是幾萬塊錢遣散費用光了，還是走不成。於是「刀槍歸庫，馬放南山」而想「解甲榮歸」的念頭又被破滅。因為他們沒得錢活命，只好又去當兵啊。要不然就只有流落在街頭討飯。

這時候，我們原先住過的那個清華園，裏面已另住着一批日本僑民和日本俘虜了，我們討飯的弟兄伙往那裏走過的時候，只見他們往往在裏面唱歌跳舞，或者在門口的太陽底下蹬着用麵包拌牛奶餛；有

時候則抬眼望着我們這些討飯的乾弟兄笑笑。——「氣人！……」

我幸好說法到救濟署去登了個記，總算是用了個難民的資格離開了那裏。

同行中有一個好心的老年人告訴我說：要我一路小心。他說在去年十一月間，石家莊的車站上人便有從日本國回來的俘虜又被拉走了。不過那些拉人的人並不是鬼子就是了。被拉的人被收去了行李和旅費還不去說他，要算是又把他們套上了那套「二尺半（軍服）」……

後來我站了起來，給那老年人看了看我這個腳桿，這才彼此哈哈地笑了一通。

七月十一日，救濟署總算把我送到重慶，跟着我又領了一千元的伙食費和七百元的遣散費，便拐着腿到通遠門口去找娘老子。咳！那知道這裏全變了樣子，我的屋子已經被炸得一點痕跡也沒有了。娘老子又那裏去了呢？有人說他們搬了家，有人說他們早死了。無家可歸無家可歸！

身邊的一千七百塊錢用光了可又什麼辦？拉車子嗎？是個腳桿，做個呈文上去求求救濟吧？再不上那些當！還是到碼頭上去當「力行」去吧！……

零拾遺經

前幾天，蔣主席邀吳稚老去廬山避暑，京滬各處覓稚老不得，大家覺得很奇怪。其實稚老怕去廬山是意中事，蓋別人去廬山是享福，他是去受罪。

戰前，他為廬山訓練團關係也曾去過幾次。上下山向來不坐轎子的。有一天，在山上開罷會一手打了頂陽傘，一手挾了件夏布長衫，步行下山。中途遇一憲兵。

那憲兵是認識稚老的，便上前代他拿長衫，但他謝絕了，二人並肩而行。走了一陣，那憲兵又請代拿，仍遭拒絕。又走了一陣，憲兵心中對他更增了敬意，實在覺得非代他拿不足以安良心，於是硬向他跪下奪取。稚老大怒，舉起陽傘向那憲兵道：你侮辱我？你欺我老，看我捉你這小子！憲兵大驚而退。（德）

據說去年政協開會時，有一位代表對於共產黨的土地政策極表欽佩，引用二五「加」租辦法，說得頭頭是道。不料他正說得興高彩烈之際，有人拉拉他的衣袖，輕輕在他耳邊說：「該是「二五減租」，

：斐倚季



擺豬的來送明昆

首屍的體裸具兩是面裏材棺
啡嗎的包大一着裝裏肚人死

故事的萌芽是在昆明。
李先生過去是大學生，現在是面團團的富商了，他在昆明大飯店等候飛機往重慶做生意，因為客多機少，等候一月之久，尙未成行，起先他還能看看戲，玩玩牌，後來心緒漸壞，連那些玩意兒也沒有興趣了，每天在C E大飯店的餐室裏踱方步，一天下午，天氣非常悶熱。他喝完一杯冰水，依然靠在沙發上休息，忽然玻璃門一動，進來一位朱麗葉似的姑娘，坐在靠近他的座位上，一陣夜巴黎香水的濃郁，

直撲到他的鼻尖來，使他精神爲之一振，把什麼煩惱都擱起來了。

那姑娘穿着一條白帆布的短褲，上身是一件非常簡單的男裝翻領襯衫，手裏提着一個橡皮袋，袋口還有水跡，她是游泳池歸來，李先生被這種新來的趣味所吸引，不覺看得呆了，但可惜她却忽忽地喝了一杯冰咖啡就走了出去。

是晚，李先生去餐室外面的電話室打電話，剛好她也在那裏打電話，一口流利的北平話，說得像鋼琴上的鍵子聲音一樣，因爲她的話說得太太多，李先生等候了很久，所以她向李先生禮貌的道了歉今晚她穿着一領玫瑰色的旗袍，尼龍的白加克，雍容華貴，已不是浴罷歸來的學生打扮了，二顆鑽石耳環，也增高她的身份不少，二片殷紅的嘴唇常常掛着一絲淺笑竟使李先生忘記了自身在焦灼的等待中，而更加濃了對她謎樣的興趣。

第三天是星期六，C E大飯店爲招待盟軍舉行週末茶舞會，飯店的住客可以自由參加，李先生二天來的情緒受了新的刺激反好轉了許多，那晚他也有意無意的去參加舞會，碰機會。

在二樓的扶梯上遇見她，穿了紫羅蘭花瓣織成的長禮服，項間的

髮色鑽也閃着紫光，一手提起衣角，正在下樓，但臉色十分莊嚴，似乎預備坐上停在大門口的一部綠色小汽車出門去。李先生向她點點頭站住了：

「小姐，不跳舞嗎？」

「噢！不，這裏很少熟人！」

「我，可以陪您跳舞嗎？」

「——？」

「我冒昧了？」

「好吧，半小時以後我來。」

她沒有失信，半小時以後她仍舊坐着那部綠色汽車回來的。

舞場的設備不够完善，人們雖然穿得很薄，但一跳動就汗流夾背，於是在一曲華爾茲終了之後，他與她就穿過葡萄架，到噴水泉的池邊去休息了。

「朱小姐，這是冰過的咖啡，這是加爾各答來的三五牌香烟，味道還跟戰前差不多。」

「爲什麼叫我朱小姐？」

「我想您應該配叫我朱麗葉。」

「可是不愛人家稱我小姐。」

「爲什麼？」

「您想，太太不是比小姐更有身份而又嫵媚的名稱嗎？」

「那末，您是一位太太了？」

當然！噢！您還不知道我的丈夫是吳某某委員嗎？」

不是一加和。於是這一段精彩演說就此中止。(談)

聶耳所作之義勇軍進行曲，去年爲好萊塢某影片公司採用後曾一次致送秘費美金五百塊因作者已死，遂託由國際宣傳處轉交聶耳家屬。時田漢在昆明，見報，當發表談話，說明該曲係由彼撰詞，聶耳譜曲，他說：『我並不是想乞二百五十塊美金，但版權所有，未便含糊』云。(德)

六中全會開會時，選舉中委，悉爲巨頭包辦，只要藉裙帶關係，不必有何助蹟資望，咸事入選，事爲多數較有勞蹟而熱烈競選之黨代表所不滿，一日組織部陳立夫部長登台演說，頭頭是道，詎言方半，即遭某代表指責：你也够資格當部長。」陳答稱「請勿責我，我亦爲此大感煩惱。」某代表毫不客氣斥曰：「你也煩惱，你何不去死？」(微)

偽滿傀儡皇帝溥儀之后秋鴻，頗有才情，貌亦不惡，惟性驕氣傲，出語尖刻，夫婿間時生齟齬，自日寇屈膝投降後，秋鴻即秘密出走，故未與乃夫同作楚囚，現據傳說：秋鴻會一度在北平鄉間居住，

「嘩！吳夫人！夫敬失敬！吳委員也在昆明嗎？」

「他在重慶。」

「您一個人住昆明？」

「來昆明沒有多久，玩兒的」

「搭飛機來的？」

「自然囉！」

「飛機票真難到手！您怎麼能隨便來往？」

「也得看什麼人！李先生您」

「糟透了，等飛機等上一個月，什麼機會都丟了，貨物擱着，利息就損失得可觀，正焦急呢！您，真有辦法！」

「好極了，您也辦貨，您將來一定是我們的好朋友。」

「希望我們能合作。」

「飛機票是沒有問題，我感覺不方便的倒是沒有人幫我辦事。」

「您有什麼事，祇要我能力所及，一定效勞。」

「當真？那末一言為定，通力合作，不瞞您說，我也是來打算做點生意呢！」

「那好極了！通力合作！」

「預備那天去重慶？」

「愈快愈好。」

「那末我馬上給您去設法。」

星期二的晚飯是吳夫人為李先生餞行，飛機票的錢也是吳夫人請

客的，李先生到不是好佔小便宜，實在覺得此中意義遠在金錢之上。

不憚他與吳夫人之間友誼將由此而建立，到重慶後，將憑空和吳委員成了私交，將來在事業上的收穫豈可限量？這是他對吳夫人最大的興奮。席間吳夫人寫了一封簡單的介紹信請李先生帶給吳委員，是要當面交給他本人，在吳夫人的珠光寶影間，李先生感到他自己的身份突然高升了許多，說不定從今天以後，他不僅有大量的美金，而且可以擠身於達官貴人之林了。

托帶的介紹信封面上的地址是山嶺路 A 字號，山嶺一帶是有錢有勢的闊人們的郊外公館，由此，更可證明吳委員不僅是勢，而且確實有財，這當然是夫人內助之功囉！吳夫人又再三叮囑，必須中午十二時左右，或下午七時左右前去，因為吳委員很忙，別的時候不容易見到，信內並且懇切說明，要吳委員留李先生在公館裏住，以便隨時托他辦事。

時來運轉，等候了一個多月的飛機，損失雖大，終究有限，今後的發展，却誰也不敢估計有多大多長！回想起來，倒要感激航空公司了。

下飛機的時候正是中午，李先生是個怕熱的小胖子，所以精神十分疲乏，便先把行李貨物送到楊子招待所，他洗了一個澡之後，不覺呼呼的睡着了，一覺醒來，已經下午七時，急忙打着自己的腦袋，從牀上跳起來，忽忽提了些昆明帶來的禮物，雇了一輛車子逕往吳公館馳去。

山路非常崎嶇，煞費了一番車馬的周折，到山嶺路已經暮色蒼茫，山裏還有一點未散的霧氣，游蕩在疏疏落落的山坳中的大小洋樓間，吳公館當然在那些大小洋樓間去尋訪，但都不是吳某某委員的公館，而天色更黑了，最後，祇好不以房子的外表為準，而順着門牌找去，不料所謂山嶺路 A 字號却是一所四面無鄰的茅草屋，顯然是弄錯了，吳夫人對於自己的公館決無弄錯之理，錯的當然還是他自己，可是時間已晚，而且這屋子上明明標着山嶺路 A 字號，除非有兩條山嶺路，或者兩個 A 字號，可是這裏附近既無鄰居，可無法打聽，在門縫中望望屋內還有燈火，他想姑且進去問問；可是叫門無人答應，輕輕推去，門是虛掩着的，進去一看，屋子裏闐然無人，祇有一張破桌子，二張長凳，他覺得非常奇怪，該不是鬼摸了頭吧！一種陰風慘慘的

淡裝布服，裝束與常人無異，後因恐人窺破真相，又忽忽他徙，故現在伊之真實居處，尙成一猜測莫定之謎。(成)

報載：二十四路無軌電車上有一扒手，身穿空軍制服，被便衣巡官識破予以拘捕。按扒手為掩人耳目，偽裝擺闊，本是司空見慣之事，沒有什麼希罕，不過他別的不裝，偏要裝做飛將軍，究竟什麼道理，難道扒手本是妙手空空兒，又號稱手大將「軍」，憑這點因緣，所以要冒充一下麼？(成)

空氣襲上他的心頭，他定了一定神，咳了一聲嗽，自己壯壯胆子，打算轉身退出大門，不料剛一轉身，忽然發現門後停着二口白木棺材，這一嚇可把他嚇壞了，立刻邊叫邊跑的奔到前面大路，招來了一大羣正在納涼的山裏人，打着火把進去察看，說是那所平日寄存棺材的茅屋裏出了鬼，胆大的男人動身發開棺材，發現裏面是二具裸體的屍首，臉色尙未變黑，肚子裏裝着一大包用油紙包着的嗎啡。

消息傳開了，鎮公所也派人來察看，並且盤問李先生的經過，李先生從口袋裏掏出那封吳夫人給他的介紹信，拆開來一看，裏面寫着六個大字「奉上豬糞一隻。」



關於維尼的一查太頓

耕夫

這齣偉大的戀愛悲劇—— 是法國浪漫派文學在舞台上的偉大收穫

法劇作家維尼在一八三四年寫成了查太頓，但是在同年的一個冬天，這三幕劇被當時的法國西劇院搬上舞台，作首次的獻演，我們是預料不到的，全場無一虛空的地方，觀衆人山人海，這是法國浪漫派文學表演於舞台上一個最偉大的收穫與場面，當時聞名於法國的詩人繆塞和大音樂家貝利華一致的得到贊美，文學家兼旅行家段岡，爲它而昏倒，女作家喬治桑痛哭不已，詩人戈替耶說：「我們對於查太頓的讚揚，是出於真誠的傾訴。」

查太頓爲什麼這麼感動人，對於這齣偉大的戀愛悲劇，是被天才智慧的劇作家，以明朗的筆調，真正感情細膩的描寫，和那優秀的手法以至爲人所讚揚。

查太頓他有幻想，有情感，但是虛弱，閒雅，頹喪，以及那不多生產，不能對付一個崇拜勢力和拜金主義的社會，但是他却被一個廿二歲愛豔文雅胆小，而謹慎的少婦

季蒂由憐惜而愛上了，查太頓生活在季蒂的樓上，雖然心裏也萌芽了愛情的幼苗，但竭力避免和她見面，他倆的內心，起復着矛盾，而內心是相互愛着，始終沒有吐露出來，像這種人，以目前中國的環境來說，不知道有多少。

查太頓他很窮，他看到目前社會的不平，與着前途的荆棘叢生，使他的心理變態，由怕生而愛死，不願使自己在這罪惡的時代裏，但季蒂想用金錢來幫助他，自己願意賣掉了珠寶，一個老教徒哥哥兒這時告訴了季蒂，查太頓是不會接受的，正當他準備服毒自殺的時候，老教徒哥哥兒又把季蒂愛他的心表白了，但查太頓感傷的說：「那麼，我生既不能，死又不可嗎？」

「他的生命，終於給這可喜的消息挽救了，於是給了亡父的朋友市長貝克爾一封信，請爲介紹工作。一天，在季蒂家中的一個晚會上，他見了市長，市長讚笑他的詩

，是垃圾堆裏的廢物，使他非常氣憤，但市長答應替他介紹工作，在季蒂目光示意之下，他忍吞了這一口氣，不幸的事是跟着來臨的，市長說查太頓假名古人發表著作，是可恥的，隨即拿出巴黎在報上的啓事，以證明他的詩，原來是一個詩僧名路斐做的事，他非常沉痛的說：「他叫出去，我的名字污穢了，我的光榮息滅了，我的名譽掃地了。」

痛苦中他關了市長給他的介紹信，原來介紹他到市長家裏做跟班，他咒罵着社會，咒罵着現實，鼓着勇氣，完結了他的生命於是自殺了，撕毀了詩稿，與季蒂永別，季蒂得了查太頓的死訊，痛死在老教徒哥哥兒的臂上，故事的情節，大概就是這樣的。

劇作者描寫查太頓的不幸的失望，季蒂的癡情，一個老教徒哥哥兒的慈愛，都非常動人而有力量，對於劇中人物的心理描繪，在劇本中的每一個場面，處理得很適當，

故事的發展與成就，較爲俄時代的大仲馬，尙取悅於觀衆，更富於煽動性的，作風能激發起觀衆們與觀衆們的共鳴作用，尤其是查太頓與季蒂的愛情描寫，只是在互相會意着，而從沒有說出口，他倆不敢親近，不敢談話，除了在臨死前的一剎那，他只是小心地以含情的目光注視着她，只靠一本聖經，來傳達他對季蒂的愛的流露，只靠兩個孩子做使者，只靠孩子們的嘴唇和眼淚的媒介，作他倆的愛情表達，這是維尼對戀愛真實的觀察後的一種表現手法，也可以想像到十九世紀法國西社會男女間戀愛的看法啊！

劇作者維尼，在這幕劇裏，說明了戀愛是悲劇的造成外，同時他還替查太頓被稱爲「知識界的剩餘者，」吐盡了心中的憤怒，咒罵了社會的不平，最後作者還說：「我要把精神生活的人，受物質化的社會所壓迫這件事情指責出來，在這種社會裏面，會打算盤，守財奴，榨取別人的智慧和作品，毫無憐惜心。」這幾句話好像給我們當代一個嘲笑，一個幽默的諷刺。

一九四六·七·十五日讀後

★ ★ ★



人想乘飛機到天上，去兜風，有人想進地下室防空洞去避暑。究竟天上涼快乎？地下涼快乎？或曰：天上地下都涼快，惟有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終日為生活所逼，在馬路上奔來奔去的人們最不涼快。（德）

有甲乙二人同赴虹口游泳池，共購門票一張。管理員說：應購二張。甲說：我不會游泳，進去看看

乙說：參觀既要買票，被參觀者自可不必買票了。所以購一張已足。（談）

馬運良被通緝，因「正在唱」義務戲，故未「歸案」。唱畢，不知他去歸案否？祇是現在「又唱」起義務戲來了。不知平法院對此案是否也有如陳元盛那樣的「懸賞」，如有，我倒儘可得一筆「通風報訊，因而尋獲」的賞金。（談）

陳公博自蘇州乘勝利號前去南京訪汪精衛，汪得報，設宴歡迎。

汪：我們勝利了！

陳：我是指我們平日所主張的和平運動，如今不管日本戰敗與否！和平運動總是成功了！

汪：這是我國內問題，遲早必可解決。你應該用望遠鏡看，不可用顯微鏡看。

陳：望遠鏡中，祇有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火藥味。

汪：看得太遠了，就中國看吧！過去我們不得已在南京成立政府

與重慶對立，一國之內，有了兩個政府，以致省有二個主席，縣有二個縣長，如今，總算統一，這種可笑可悲的滑稽政治可以不再出現在中國領土以內了。

陳：依然有！

汪：喂！公博！你別那樣滿腹牢騷。當然，國家如此對付你，未免太殘酷些，但，這是為了百年之計，肅國家紀綱。我們原非為名爲利，祇要有益於國家民族，犧牲個人名譽性命何足惜。我們事實上確曾利用外國勢力，獲得中國的政權，雖處處為人民打算，但在國家的立場，我們總是漢奸處死，天經地義，你怨些什麼？來來來！乾杯！

陳：若說利用外國勢力，攫取政權者便是漢奸，我更不願自！汪「幹即」一聲將酒杯拋到窗外，拂袖而去。嘴裏大罵陳公博胡塗不止。（談）

官分三等

（問）猶記當年，跟日本人打得不開交的時候，咱們在大後方每到夏令；還照樣辦半天公。自七月一日起八月卅一日止，即令其間有好幾天括大風，下陣頭雨，涼爽得可以穿夾衣服，照樣可以坐在家裏打麻將。如今，勝利了，應該普天同慶，比戰時更要鬆些，公務員應該分批去廬山免費避暑，以示慰勞，才是正理，爲什麼反而把半天休息的權利也剝去了，莫非內戰比抗

戰更緊張？莫非公務員待遇改善，辦公廳都有冷氣設備，所以不必避暑了？請問孰是？（小公務員）

（答）宋院長會將公務員分成三種，今可再將他分成三等。奉主席電召，赴廬山與記者說笑話打哈哈解悶兒者屬第一等。身居京師，上午辦公，下午去夫子廟坐茶館納涼者屬第二等（南京各機關下午是休息的）老清早起床，擠在電車站候車，埋頭工作一天，下班時還得使用逃氣精神（忍耐）堅決，冒險，擠進汗臭撲鼻的沙丁魚罐似的車廂裏，回家吃自來水泡冷飯，如閣下之流，當屬於第三等。

——唐吉——

借薪水上廬山

（問）再者我想向當局請勝利假一月，自費去廬山避暑，以慰我八年來之辛勞。但不知借薪水幾月，方可够用？（小公務員）

（答）按蔣總統帶十四萬元用兩天的標準，你若打算住一月，便須帶二百一十萬。再者，蔣氏在山還有友好招待他吃飯，接風送行，也可省下伙食不少。你若沒有親友，伙食還須增加預算。若你的底薪爲一百元，則不妨一次向主管商借二十個月，以免潦倒在廬山，須知匡廬地，連乞丐也沒有的，你別去破例了。

——唐吉——

本刊經內政部登記警字第八三二八號雜誌登記證
郵中警郵發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經緯週刊（每逢星期日出版）
新二卷四期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八月十八日出版
定價國幣三百元

主編者：經緯出版社編輯部
代表人：蕭文
經理：鄭文
印刷者：中國科學公司
發行所：經緯出版社發行部
上海虹口山陰路大陸新村三號